

夏日庭院

汤本香树实



夏日庭院

〔日〕汤本香树实 著

金晖 译

商务印书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日庭院/[日] 汤本香树实著; 金晖译. —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6.6
ISBN 978-7-5442-8268-0

I. ①夏… II. ①汤…②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
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149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6-044

Natsu no Niwa-The Friends

Copyright © 1992 by Kazumi Yumoto

First published in 1992 in Japan by Benesse Corporation and re-published
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zumi Yumoto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夏日庭院

[日] 汤本香树实 著
金晖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褚方叶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6
字 数 100千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268-0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进入六月，雨就一直下个不停。今天依旧阴雨连绵。游泳池也延期到明天开放。我呆呆地望着窗外那片“魔叶”，它的形状如同手掌，跟南瓜差不多大小，从二楼的教室就能望得到。下一次雨，魔叶就会变大一些。每年冬天，魔叶凋零得无影无踪，可是春天一来，它便开始复苏。眼看夏天将近，这家伙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噌噌噌疯长起来。

从二年级开始，我悄悄地管它叫“魔叶”。那时我还是个小矮个儿，既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取笑为“黄瓜”，也没有换牙，不像如今这样顶着一副大人一样的硕大门牙，总之还是蛮可爱的小孩子模样。学校里难吃的饭菜令我头疼，那些打棒球的六年级学生是那么高大强壮，也让我害怕。

我这个可爱的二年级小男生完全沉迷在了新发现中。那

时的教室正好位于现在这个教室下方，每天早上我一进教室，首先要将“魔叶”认认真真查看一番。它趁着夜里没人注意，不停地疯长，一定会在黑暗中像万圣节的南瓜一样睁开朦胧的双眼。当它爬到二楼的窗口时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……我一面忐忑不安地思忖，一面探出身子望向二楼的教室。如今我已身处这间教室之中，虽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强壮厉害，但也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了。

看够了“魔叶”，我开始环顾教室。胖子山下三天没来上学了，加上星期天也没参加补习班的考试，已经整整四天没有露过面。星期六见到他的时候，他也不像得了感冒的样子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山下的座位在我的斜前方，放在他书桌里的漫画被我看个正着。要是被老师发现，可是要没收的。这家伙总是这么没头没脑。

“喂，木山！”

坏了，被点名了。我只好慢吞吞地站起来。

“你说说看。”

“哎？”

“哎什么哎！”

坐在我身后的河边捅了捅我的屁股。

“圆的。”他悄声说道。

“圆的。”我照着他的话说。

“嗯。还有呢？”

“没有角。”河边接着说。

“没有角。”

“好。圆的，而且没有棱角。也就是说，像我这副模样喽！”

老师盯着我的脸，等我说出答案，我却无言以对。

“那么，说的是谁呢？”

是谁呢？河边没有告诉我。我着急了。圆圆的没有棱角，到底是在说谁呢？

“德川家康。”

教室里发出哄堂大笑。

“蠢货！你以为现在上的是什么课？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圆圆的没有棱角，这是地层中小石头的特征，别再迷迷糊糊的了！”

妈的，上当了。教室里还有人发出窃笑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。哼，都怪山下不好。我伸出脚踢了踢山下的椅子，尽量挡住书桌里的漫画不让人看到。河边戳了戳我的后背。

“干吗呀？”

“你知道山下为什么没来上学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说他奶奶去世了。乡下的奶奶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我完全不知道山下还有个奶奶。不过，谁都有奶奶，只是山下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奶奶，也没听他说起老家的事情。

“听我妈妈说，他去参加葬礼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参加过葬礼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也没有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公寓里有人去世了，我妈去守夜来着……”

“你也想去？”

“我倒不是想去……哎哟！”

“河边！木山！”老师呵斥道。

河边一边把眼镜扶正，一边用手揉着脑门——原来老师的粉笔击中了他额头正中间。

“你们俩聊什么呢？！给我站起来！”

第二天，山下来上学了。早上在学校大门口，我看见了这家伙的背影。

“嘿，胖子！”

我刚叫出口，就有些后悔。果然，山下转过身来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他那双爱眨来眨去的小眼睛现在看起来迷迷糊糊的。听到我大叫胖子，他既没有像往常一样回敬一句，也没朝我冲过来。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这家伙刚参加完葬礼回来呀。

我们走在校园里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应该说几句安慰他一下吧？可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“喂，胖子，听说你奶奶去世了？”

是河边这个蠢货，他从二楼教室的窗口探出身子大叫，看上去都快掉下来了。这家伙想什么呢，也不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。

然而，山下脸上只有一瞬间现出了惴惴不安的表情，紧接着就大声回答道：“嗯，是的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着实吓了我一跳。精神不错嘛！我实在不能理解山下的心情。他在想什么呢？河边向来欠考虑，这我是知道的，可是山下，去世的可是你奶奶啊，还说什么“就是这么回事”。

我确实不太理解，毕竟我还没有参加过葬礼。爷爷去世

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出生。总之，我完全不知道家里死了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

由于身子向外探得太多，河边最宝贝的眼镜从窗口掉下来摔碎了。对河边来说，眼镜的重要性仅次于他的小命，要是没有眼镜，这家伙简直寸步难行。他踉踉跄跄地摸到教室门口，却被杉田和松下狠狠地戏弄了一番，竟然哭了起来。

河边被他的妈妈提前接回家了，我也没有向山下打听葬礼的事情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。山下看上去和往常没什么不同，体育课上翻单杠，直到下课了还是没翻上去，国语课上照样不会读汉字，上自然课的时候还把显微镜的标本给弄坏了。可是他有时会呆呆发愣，有时又盯着墙上的一点看个没完。对了，中午吃饭时，这家伙连最喜欢的炒面都没有添一碗。

这一天，补习班放学后，我们三个和往常一样到附近的汉堡店里买了酸奶饮料。我们吸着饮料，在昏暗的巴士站找了张长椅坐下。本以为河边肯定在家休息，没想到他还是来上补习班了，戴着一副眼科医生为他配的临时眼镜——银色的镜框配上两个圆圆的镜片，看上去就像没有眼睛的外星人，

真吓人。

“葬礼是怎么回事？”河边问。果然。这家伙一定是为了打听这个才来上补习班。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

“好玩吗？”

“怎么会好玩呢！”我说，“虽然我没参加过。”

“嗯。”山下答道，“没什么好玩的。大家都穿着黑衣服，和尚念经也很无聊。叔叔们一个劲儿喝酒，阿姨们好像忙个不停。孩子们都是些小毛头，竟然还管我叫‘胖子’。”

“我们不是都这么叫嘛。”河边嘿嘿乐着，笑得牙龈都露出来了。这家伙戴着厚厚的银框眼镜，在黑影里笑的样子还真吓人。

“冷不丁地被不认识的人这么叫，你倒是试试看啊。”

“那也是。”河边止住了笑。

“葬礼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不过……”山下咕嘟一声咽了口唾沫，“人死了会被烧掉的。运到一个叫火葬场的地方，然后把棺材送进一个好大好大的炉子里，哐啷一声关上门，然后等上一个小时。”

“一个小时以后呢？”我躬下身问道。山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。

“变成骨灰。全都烧了，只剩下骨灰。白色的，七零八落，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了。”

“要烧一个小时那么久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呼呼地烧起来，会很热吧？”

山下想了一下说：“大烟囱里只冒出了一点白烟。我爸说以前冒的烟比现在多。与其说呼呼地烧，我觉得恐怕是一点一点慢慢烧完的。”

河边开始抖腿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这家伙一旦抖起腿来，就像按下了定时炸弹的开关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。我妈妈曾经说过：“河边有点与众不同。”什么与众不同，不就是有些古怪嘛。

“那些骨灰，大家用筷子夹着放进骨灰罐里。”

“用筷子夹？”

“对。然后就结束了。”

然后就结束了？可是……

“你哭了吧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可是你奶奶啊，你不难过吗？”

“可是我只见过她一次，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婴儿，还不是

跟陌生人差不多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“我从来没到她那儿去过，太远了。”

说起来，我不也一样吗，已经很久没见过我奶奶了，连她的模样都快忘记了。

“说点别的吧。”山下的声音有些嘶哑，“你们见过死人吗？”

“那个，怎么可能见过?! ”河边轻轻地抽动鼻翼，陷入了沉默。而我不论是听说山下去参加葬礼的时候，还是刚才听他谈论骨灰的时候，就连做梦也想不到，这家伙大概真的见到了死人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山下死死地盯着我的脸看。没错，这家伙一整天都神情恍惚，心里想的肯定是这件事。

“大家都往棺材里撒花来着，就在那个时候。”

“那个时候？”镜片后面，河边的双眼炯炯放光，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倒是快点说呀！”他急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儿在地上蹭运动鞋的后跟。

“也没什么特别的……”山下接着说道，“就是看到耳朵和鼻子里像是塞上了棉花。”

“鼻子里塞了棉花，这是干吗？”河边又开始抖腿了，“鼻子和耳朵里塞棉花……鼻子和耳朵里塞棉花……”

“河边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！”

河边不再说话，可是腿抖得更厉害了，我们屁股下面的长椅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。

“然后呢，我就和大家一起把菊花扔到棺材里了。就在这时……”

坐在旁边长椅上等巴士的大婶神情诡异地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。我使劲按住河边的肩膀。

“花瓣在空中散开，有一片忽忽悠悠地飘到奶奶的脸上，正好落到鼻子上面。”

不知为何，我觉得那花瓣应该是黄色的。

“我想帮她拂去花瓣，可是心里又很害怕，所以没有伸手。这时候，不知是谁把棺材盖上了，然后开始钉钉子，用石头一下一下地敲着……”

“什么嘛，就这些啊。”河边说完，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“怎么会这样呢”。虽然嘴上说什么“就这些啊”，他的声音却在发抖。

“河边，别说了！”我厉声呵斥道。

“那天夜里，我做了个梦。”山下刚一开口，又止住了。

“可怕的梦？”

“嗯……你们知道吧，我家里有个很大的布老虎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小时候，我经常跟那个布老虎玩摔跤游戏。”

我想说“你现在也在玩吧”，却没说出口。

“在梦里，我和布老虎正摔着跤，突然发现跟我摔跤的并不是布老虎，而是奶奶的尸体。”

“哇啊啊啊！”河边憋不住了，开始狂笑。山下看了他一眼，好像并不介意，接着说：“倒是和布老虎一样，完全没有反应。踢上去软绵绵的，也不会喊痛，感觉就是一个物体。”

“物体？”

山下点了点头。“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”

确实太可怕了，我听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。我在电视和漫画上见过不少打打杀杀的场面，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。

“人死了会变成什么呢？”我说，“就这么结束了？还是会……”

“有鬼魂。”山下使劲儿咬了咬嘴唇，接着说，“以前我一直觉得，说起鬼魂，就是那种轻飘飘的东西。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？”

“现在我觉得它们一定很重很重，就像装满沙子的沙袋。”

如果真像山下所言，死人只是一个单纯的物体，那么鬼魂也应该是物体，和心啊灵魂啊不一样，是称得出重量的……就像盐、收音机和皮包那样。我可绝对不想把鬼魂放到秤上称一称有多重。如果连鬼魂都有重量的话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！

“我要是不去参加什么葬礼就好了。”山下嘀咕了一句，用运动鞋的鞋尖踢了踢地面。

忽然，河边叉开双脚，直挺挺地站到了长椅上。邻座的大婶见状，连忙把手提包紧紧抱在怀里。河边这家伙像疯子似的狂笑着大叫：“我乃金刚不死之身！”

之后一段时间，我们都没有再提起山下的奶奶，像往常一样度过每一天。山下的状态已完全恢复。自从上次在巴士站“发作”以来，河边变得话少了一些，不过也没有什么反常的状况，似乎已经忘记了葬礼的事。

可是，就在河边戴着新眼镜来上学那天，这家伙在放学后把我和山下叫到了他家公寓的停车场。

“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讲啊？”

河边看起来异常兴奋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嗯……是这样的。从公交车道那里拐进去，不是有间书法教室吗？”

“对啊，是根岸庄那儿吧？”

那一带还残留着一些老房子，都是木结构的平房，破破烂烂的，实在让人无法恭维。几间很小的出租屋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。

“那间书法教室隔壁的隔壁，有一位独居的老爷爷哦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河边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看我又看看山下。说到山下，他大概和我一样感到有些不妙，从刚才起一句话都没说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我问河边。

“什么怎么样，我听到妈妈和邻居大婶聊天时说，那个老爷爷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”

我听不懂河边到底要说些什么。

“木山，你还没见过死人吧？”

“呃……这倒是。”

“我也没见过。”

“那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”河边两眼放光，让人有些害怕，“要是那个独居的老爷爷有一天突然死了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”

“会怎么样？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的话……”

会怎么样呢？他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，如果要留下遗言，

根本不会有人听到啊。那些话在屋子里的空气中飘荡一会儿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吧，就像什么也没有说过一样。“我不想死”、“好难受啊”、“疼死了”、“真后悔”、“我很幸福”……不论说什么，结果都一样。

“我们去探个究竟吧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看看老爷爷是怎么一个人死掉的。”

“谁去看？”

“当然是咱们啦！”

“我？我要回家了！”山下突然大声叫道，但马上被河边紧紧揪住衣领。

“要是没有你可不好办，因为只有你见过死人。”

“不要不要不要！”

“怎么样？咱们去监视那个老爷爷吧，看他现在是不是快死了。山下，这件事只有你最清楚。”

可怜的山下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了。河边这家伙真是有些古怪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我不耐烦地说，“秃鹫才会吃动物的尸体呢，一旦发现快要死掉的动物，就在它们头顶上盘旋，迫不及待地等着饱餐一顿。难道你是秃鹫吗？蠢货！”